

yú yan yan jiù xìn shí jiào cóng shù

yǔ tǐ fēng gé

fēn xī gāng yáo

语体风格分析纲要



语言里的真滋味，唯进去才能尝到

丁金国 著



YUYAN YANJIU
XINSHIJIAO CONGSHU
语言研究新视角丛书
主编 黎运汉

yu yan yan jiu xin shi jiao cong shu

yu ti feng ge

fen xi gang yao



语言研究新视角丛书

主编 黎运汉

语体风格分析纲要

■
■

丁金国 著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语体风格分析纲要/丁金国著.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09. 6

(语言研究新视角丛书)

ISBN 978 - 7 - 81135 - 254 - 2

I. 语… II. 丁… III. 汉语—语体—语言风格—研究 IV. H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86906 号

出版发行：暨南大学出版社

地 址：中国广州暨南大学

电 话：总编室 (8620) 85221601

营销部 (8620) 85225284 85228291 85220693 (邮购)

传 真：(8620) 85221583 (办公室) 85223774 (营销部)

邮 编：510630

网 址：<http://www.jnupress.com> <http://press.jnu.edu.cn>

排 版：暨南大学出版社排版设计中心

印 刷：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17

字 数：357 千

版 次：2009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2009 年 6 月第 1 次

定 价：33.50 元

(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语言研究新视角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 编：黎运汉

常 务 编 委：（按姓氏音序排列）

郭 熙 何自然 黎运汉 刘焕辉
屈哨兵 邵敬敏 肖沛雄 曾毅平
郑颐寿 周国光 宗廷虎

编 委：（按姓氏音序排列）

曹德和 曹 炜 陈青松 戴仲平
丁金国 冯广义 冯寿忠 郭 熙
韩荔华 何自然 胡范铸 黄丽贞
黎运汉 李 军 刘大为 刘凤玲
刘焕辉 刘惠琼 刘街生 陆丙甫
罗 丽 邱冬梅 屈哨兵 邵敬敏
盛永生 苏金智 汪国胜 吴礼权
肖沛雄 谢旭慧 许光烈 曾毅平
张力军 郑荣馨 郑颐寿 周国光
宗廷虎

总序

去年6月暨南大学出版社策划编辑杜小陆先生邀请我为他们出版社主编一套语言学丛书。始初我有些犹豫，但为他的眼界和气魄所感动，而且觉得这是响应社会发展、对语言科学召唤的善举，便欣然应诺了。

丛书筹备工作进展很顺利，很快便得到了20多位学者朋友的赞许与支持。去年7月和今年4月，暨南大学出版社徐义雄社长先后两次诚邀部分编委举行了丛书策划论证会，深入讨论了丛书选题运作的相关事宜，确定丛书名为“语言研究新视角丛书”，丛书的核心思想为“创新”：课题新、理论新、语料新、方法新，力求凸显研究对象的新规律、新特点，洋溢时代气息，体现学科走向，给读者以新的启示。学术研究贵在创新，创新是学科前进的关键，只有创新才能给语言学增加新鲜血液，使其健康发展。而创新的基础是继承和吸收。继承、吸收与创新融合是语言科学发展繁荣的重要因素，也是语言科学发展繁荣的基本规律及其研究的方法论原则。我们撰写这套丛书既注意继承优秀传统，吸收已有成果的精华，更努力于开拓创新。

这套丛书由30本组成，于2008年10月、2009年8月和2010年8月分三批出版。

丛书数量大，内容广泛而丰富多彩。涵盖语言理论、语言本体、语言运用和语言教学的范围，涉及词汇学、语义学、语法学、社会语言学、语用学、话语语言学、方言学、修辞学、语体学、语言风格学、辞章学，以及港台语言、网络语言、广告语言、导游语言、交际语言艺术、语用与文化、语用与教学的方方面面。其中有国家、省部级社科基金规划项目成果，有影响较大的学术专著的拓新或再构，有作者多年潜心研究的新著。我们期望丛书的问世能对现代语言科学以及与其有关学科的繁荣发展有所贡献，对语言学、文艺学、文章学的教学有所帮助，对语言科学的研究者有所启示，对社会公众提高语言运用的能力有所裨益。

丛书的参撰者是海峡两岸长期从事语言学、语用学、社会语言学、文化语言学教学和研究的老中青教授、博士，他们学术造诣较深，眼光敏锐，视野开阔，颇有探索、拓荒精神，曾出版、发表了不少学术专著和系列论文，而且都以严谨、务实、求新、求精的科学态度，潜心耕耘自己的课题，竭力使研究成果具有创新性、学术性、科学性、实用性、启示性。毫无疑问，丛书的每一分册都是作者多年从事语言科学的研究和教学的智慧结晶，我相信读者朋友们都能从中发现自己喜爱的闪光点。

丛书成立编委会。由本人任主编，郭熙、何自然、刘焕辉、屈哨兵、邵敬敏、肖沛雄、曾毅平、周国光、郑颐寿、宗廷虎等教授为常务编委，丛书作者为编委。作者

提交的书稿经丛书编委会审定，由主编和常务编委签署意见后，交由出版社出版。全套丛书行文体例大体一致。尽管编委共同努力把好质量关，但由于我们的水平和经验所限，这套丛书的编写难免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敬请读者朋友不吝赐教。

暨南大学出版社欣欣向荣，富有活力，一贯重视图书出版质量。出版的图书在新闻传播学、语言文学、心理学与管理学等学科领域已形成优势和特色，诸如《中文》等系列华文教材在海内外享有盛誉，“院士科普书系”2006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这次把“语言研究新视角丛书”和全国新闻学教材系列、“海外华文文学丛书”等同列为重点图书，更显示出令人钦佩的远见和魄力。我作为主编，代表全体作者向暨南大学出版社表示衷心的感谢，并诚挚感谢各位作者朋友对我的大力支持。

黎运汉
2008年国庆节
于暨南大学羊城苑得道居

前　言

《语体风格分析纲要》是笔者研习语体风格几十年的结晶，它不仅记录了心得体会，更多的是记下了在研习中所发现的问题，有的试着进行了回答，有的则只是提出问题，并未作回答，即使回答了也未必恰当、周全。从这个意义上讲，本书充其量只能算是学习笔记，或者说是有关语体风格理论的“问题集”。

全书共十四章，由三大块组成。一到四章是总论，以“学科定位”开篇，明确地将语体风格研究界定在语言运用的视野下。为了不与引进的“语用学”（pragmatics）相混淆，作者有意避开了汉译“语用学”这一概念。有鉴于学科的性质和发展状态，除了对有仁智之见的概念进行诠释外，还对“舶来”的概念作了引介。中西文体风格因其各自的始源、生存语境、表述形态的差异，决定了其研究路向、方法上的轩辕，因此，从比较中观察异同多有启迪，常常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从认知的角度挖掘语体风格发生的机理，有利于加深对语体风格的本质和功能的理解。因此，本书设计了“语体风格的认知结构”一章，就相关问题作了简要的论述。

第二大块是语体论，包括第五、六、七、八章。对语体的属性和功能、语体的构成成分、语体类型学及语体的发生与演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认为“域场的依存性、表述的选择性、层次的级差性和风格的伴随性”是语体的本质属性，由本质属性决定了语体的指示、规范、整合、美学等各项功能。语体构成成分的提取与构拟，融文章学、写作学、文艺学、韵律学、语法学等多学科理论精华而成，与此前理论界对语体构成成分的构拟完全不同。笔者认为不同学术声音的存在，是学术繁荣的前提。第七章无太多新意，但“类型意识与语体类型学”作为学科体系的构成部分确实是不应或缺的。“语体的发生与演变”，由于此前所作系统论述不多，故花了些笔墨重点对演变方式和原因进行整理。

第三大块是风格论，由第九章到第十三章的五章内容构成。这部分所涉内容较广，把“汉语特质”置放在决定性的地位，由此展开了对汉语风格范畴的存在状态、表述方式、元范畴的形成、风格范畴体系创建的论述，以及对汉语风格范畴的解读、构成风格的美觉因子和汉语风格形态分析等问题作了演练性的操作。如果说前两部分还有些“人类语用共同性”的意味在里面，那么本部分则完全是站在“民族语言即民

族精神，民族精神即民族语言”^① 的立场说话。尤其是国学中丰厚的风格论遗产，更是令笔者惊叹不已，将其与汉语特质进行对照，使笔者更加坚信，古人并非“抱残守缺”之辈，而是汉语特质决定了汉语风格论的特性，要解汉语风格论的个中奥妙，唯有先认识“汉语”，才有资格论汉语风格。

第十四章是全书的收结，也是对篇首的呼应。语言观和方法论作为“形而上”的睿智灵光，引导着语篇结构的运行。西方哲学的所谓三大转向，都没离开语言问题，都摆脱不了对语言的阐释。古代的本体论立足于存在（being）的世界，在语言观上则表现为语言“反映现实论”；近代的认识论立足于思维世界，在语言观上则表现为“认知假说”；当代的语言转向立足于语言世界，在语言观上则表现为“语言决定论”或“语言相对论”。^② 存在、人和语言三者之间的关系，起联结作用的是语言，人只有通过语言才能认识自然的世界，而正因为语言的差异，才使人对存在客体有不同的看法。所以，洪堡特则认为“语言不仅是表达已知真理的手段，而且在更大程度上是揭启未知真理的手段。”^③

通过对本书的写作，笔者对以下两点的认识更加明确：

(1) 语体与风格是紧密相关，却又截然不同的两种语用现象。迄今为止，我们对语体在语言生活中的地位认识十分不足，既没有古人的语体自觉，更缺少“五四”至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语体意识。语体对于语言生活的重要性，从洪堡特“人只是因为有了语言，才成为人”的论断里，^④ 我们沿着哲人的思路完全可以推断出：语言正是有了语体，才成为语言。

(2) 风格是汉语语用中的精华，只有高低之分，无有无之别。具象性、描摹性或隐喻性既是其存在方式，也是其表现形态，由此也就天然地决定了解读与表述的描摹性、具象性和隐喻性。在认知的双重编码中，具象编码弱的认知结构，解读汉语风格确实吃力，笔者就有这种“力不从心”时的体验，但又不能完全按照作家们的形象表述那样，还必须有逻辑演绎参之，方能有所收获。

语体与风格本来是语用实践中须臾不能离开的东西，所憾笔者在本书的写作中对应用实例所投注的力量严重不足，况且运汉教授还曾特意提示过。不是笔者有意忽略，而是在构架写作框架时，就遇上了尴尬，几度想融入，都因捉襟见肘未入佳境，连自己都不满意的赘文琐语，哪敢与读者见面。愿它日有晷，能有机会补上这一缺憾。

丁金国

2009年元月于烟台

^① [德] 洪堡特. 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 姚小平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52

^② 参见潘文国. 汉英语对比纲要. 北京: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2002. 22 ~ 25

^③ 参见姚小平. 洪堡特——人文研究和语言研究.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5. 135

^④ 转引自姚小平. 洪堡特——人文研究和语言研究.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5. 83

目 录

总 序	(1)
前 言	(1)
第一章 语言运用视野下的语体风格	(1)
第一节 人类社会行为系统与语言运用系统	(2)
第二节 语用共性与言语类型	(6)
第三节 语用类型与语言运用的功能域	(8)
第四节 语言运用的层级性与语用意义分类	(11)
第五节 语言运用的核心是语体意识	(14)
第二章 语体风格研究的核心概念	(18)
第一节 文体的经典阐释	(20)
第二节 语体的功能性	(22)
第三节 语域的等级性	(25)
第四节 风格的审美性	(29)
第五节 言语体裁和语类	(34)
第三章 西语的文体学与汉语的风格论	(38)
第一节 西语的 STYLE 与汉语的风格	(39)
第二节 汉语风格论与西语文体学的异同	(45)
第三节 西语文体学的“新潮流”与汉语风格论的“对策”	(52)
第四章 语体风格的认知结构	(58)
第一节 人际交流与语体风格	(59)
第二节 语体风格的建构与解构	(62)
第三节 语体风格认知的逻辑顺序	(65)
第四节 语义在语体风格认知中的作用	(70)

第五章 语体的属性及其功能	(74)
第一节 语体的枢纽地位与理论界定	(75)
第二节 语体的本质属性	(79)
第三节 语体的功能	(83)
第六章 语体构成成分研究	(90)
第一节 语体构成成分的提取	(91)
第二节 决定性成分	(94)
第七章 类型意识与语体类型学	(106)
第一节 类型意识与语体分类	(107)
第二节 语体的向度	(109)
第三节 语体分类的聚焦点与分类原则	(115)
第八章 语体的发生与演变	(120)
第一节 语体的发生学研究	(121)
第二节 语体的稳定与变化	(128)
第三节 语体演变的原因	(134)
第九章 汉语特质规约下的汉语风格论	(137)
第一节 汉语的特质	(138)
第二节 汉语风格的存在状态	(150)
第三节 汉语风格的表述方式	(154)
第十章 汉语风格范畴的形成、发展及其特征	(159)
第一节 汉语风格范畴形成的哲学基础及其始源	(160)
第二节 汉语风格范畴体系的创建	(163)
第三节 汉语风格范畴的体系性	(166)
第四节 汉语风格范畴的特征	(174)
第十一章 解读汉语风格范畴	(177)
第一节 祖述“意会”与“言传”	(178)
第二节 解读的历史集群性与个体性	(181)
第三节 解读汉语风格的方法	(185)

第十二章 汉语风格构成的美觉因子	(192)
第一节 美觉因子与视知觉	(193)
第二节 色彩形体中的美觉因子	(200)
第三节 美觉因子与语篇音响	(205)
第十三章 风格的形态分析	(213)
第一节 风格的形态构成	(214)
第二节 美觉形态的识别机制	(219)
第三节 风格范畴中的典型意象	(224)
第十四章 语体风格研究中的语言观与方法论	(235)
第一节 语言观的阐释	(236)
第二节 语言观与语体风格研究	(239)
第三节 语义理论与语体风格研究	(242)
第四节 方法与方法论的总体思考	(244)
第五节 基于语料库的语体风格研究	(249)
参考文献	(257)
后记	(263)

第一章

语言运用视野下的语体风格

将一个研究对象置放在什么位置上，本质上是对其进行的学科定位。从语用的视阈观察语体（genre）和风格（style），并非纯理论上的构想，而是对已存语用事实的客观揭示。离开语用研究语体风格，既无实际意义，也不会在理论上有重大突破。从巴利（Bally, Charles, 1865—1947）以来，近一个世纪的历史已经证明：仅研究语言系统中的词、词组和句子的静态形式，或就语体来研究语体，忽视语篇整体在语用中的动态表现，其结果自然都和研究者的初衷相违。因为语体风格是语言运用的结果，这种结果并非人为确定，而是语言使用者每次对语言的运用，不管其主观上是否愿意，都不可避免地要产生的语用“后果”——语体与风格。

从语用效应的价值评判角度看，判定一次语用事件（speech event）的成败优劣，语篇的信息结构（message structure）自然是作为鉴别价值取向的重要尺度，因为信息交流是人类交际的本质和核心。正因为如此，无论是在实际的话语交际中，还是在对人类交际的语用研究中，人们都把主要精力放在交际的内容上。扫描一下语言的应用学科，诸如语用学（pragmatics）、篇章语言学（textlinguistics）、社会语言学（sociolinguistics）、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等，几乎都是以信息作为重要的关注目标。至于语体风格，则很少有人问津。语体风格产生于语篇信息，然一经产生它就本能地对信息结构起着一种修饰作用，这种修饰可能是正向的，也可能是负向的。也就是说，对信息结构或是增值，或是减值。这一语用效应多数不是语用者主观上的自觉追求，而是在其表达或接受的过程中，超越其主观意识的东西。这种效应力的大小，对于接受者来讲，固来自语篇，然接受者的整体素质、心智结构和内存系统的差别对语体风格效应的提取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人们在语用中，对语体风格经常是习焉不察，多数情况下是靠人们由语体习得而形成的语体习惯来进行交流。殊不知语篇的语体类型和风格形态在不同程度上制约着语篇信息的提取，况且语体习惯也并非天生，而是后天从经验中逐步形成的。精通语言的大家，有时也会在交际中出现手足无措的窘态，这一事实不仅证明语体的现实存在，而且也说明语体的习得是一个人终生的学业。如果说人们对语体的存在还有自觉的成分，然伴随着语体的出现所产生的与交际话语同生共现的言语“气氛”、“格调”或“形态”（即风格），人们对其更是处在非自觉状态。值得欣慰的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学界对言语行为的本质、语用类型及语言运用与语体风格之间关系的关注度日益增强。

第一节 人类社会行为系统与语言运用系统

语言从其产生的那天起，就天然地与应用相生共息，这种共存关系决定了语言的命运，任何一种语言一旦离开了运用，就意味着其生命的终结。人的社会行为（social act）与言语行为（speech act）同生共存，社会行为之所以发生是因语言的发

生而发生、存在而存在；而语言也仅仅是因人类社会行为作为其存在的根基，才有了存在、进化、发展的源泉，二者从发生伊始就是一种共存互动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社会行为系统的本质是言语行为。既然二者之间存在着共存互动关系，那么社会行为类型与语言运用类型之间也就必然存在着互动关系，所以，社会行为既然可分为系统，那么言语行为也必定有类可归。任何“类”的成型都是见之于学问，却存在于客观。“类”之所以能被人们所识别，是因为有规则制约，可重复性和可预测性是任何类型得以存在的内在根据。因此，加强对运用中的语言研究，不仅是由物质世界的客观性决定的，也是人文世界的需要，更是当代信息科学飞速发展的要求。为了应对瞬息万变的生存环境，缕清人类社会行为与语言应用之间的关系，确立语用类型化原则，寻找语用理论付诸语用实践的途径是语体风格研究的最终目标。

一、言语行为的哲学关注

人们对“言语行为”的哲学关注，虽然滥觞于两千五百多年以前，但作为学科本体进行专题研究，却是肇始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的“语言转向”(linguistic turn)。转向中影响最大的领衔人物是奥地利哲学家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 L., 1889—1951)，他后期的语言观集中反映在《哲学研究》(1953)里，提出了“生活形式”(form of life)、“语言游戏”(language game)和“家族相似性”(family resemblance)等重要哲学命题。^①维氏虽然没有对“生活形式”作更多的说明，但从其理论表述中，可以体悟到其内涵与“人类的社会行为”所指相一致。人的行为可以有千万种，然言语行为却是最重要的行为。“语言游戏”是维氏后期理论的核心概念，他把“由语言及语言交织于其中而构成的整体”称为“语言游戏”。如是观之，人们生活中的一切言语行为都是语言游戏。在维氏看来，语言游戏的种类是各式各样的，不同的语言游戏之间不存在特征上的完全重叠，所有的只是部分特征的相似，即使这些部分共有的特征也不是贯穿于所有的言语行为之中，而仅仅是“家族的相似性”。^②维氏的这些理论思想对我们有诸多启示，在语用类型和语体风格的研究中，“类”间的边缘不是清晰的，无论是意义还是使用范围都存在着不确定性，问题的关键是在确定性与非确定性之间找到最合适的聚焦“度”。

二、言语行为与言有所为

维特根斯坦理论思想的积极拥戴者是英国哲学家奥斯汀(Austin, J. L., 1911—

^① Wittgenstein, L.,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New York: Edward H. Minar, Carland Publishing, 1990, p. 108.

^② Wittgenstein, L.,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New York: Edward H. Minar, Carland Publishing, 1990, section: 77.

1960），他在《论言有所为》（1962）里，提出了系统的“言语行为理论”，认为言之发，就存在着“言内之义”“言外之力”和“言后之果”。实际上，奥氏将言语行为分成了三大类型，即言内行为、言外行为和言效行为。^① 言内行为也就是语篇的意义所指，言外行为是语篇发出者想要表达的意图和目的，它本质上是一种实施“力量”的意向，至于能否达到力量的意向，并不取决于表达者，其预期效果和非预期效果都是不确定的。所以言既出，同时存在的只是表意和施事，而言后的效果，对于表达者来讲，可能是正向回应，也可能是负向回应，当然也存在着零回应。因而无论是奥氏本人，还是后来的语用研究者们，都把着力点放在以言施事上。

奥斯汀对言语行为分成了五类：裁定、行使、承诺、表态和阐述。他的学生英国哲学家塞尔（Searle, J. R., 1932—）在其代表作《言语行为》（1969）中对奥氏的言语行为理论进行了系统化，认为“人类交际的最小单位不是句子，也不是其他表达方式，而是施行某些行为，例如陈述、询问、命令、描写、解释、道歉、致谢和祝贺等”^②。并对老师的行为分类进行了修正和发展，在区分命题内容与施事行为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五种类型：表述、指令、承诺、表情和宣告。塞尔的分类较之奥斯汀的分类严密了一些，但面对人类千态万状的言语行为，却又显得过于简略。上述分类出自哲学家的视野，自然都立足于表达者的施事意向，疏离了言语行为赖以生存的客观语境。

三、言语行为与语言功能

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观，其声响所产生的学术震荡，直接结果是造成了20世纪中期以来的“语言转向”，影响所及远远超出了哲学范围，几乎波及人文的各个领域。值得欣慰的是，“语言转向”的冲击波，终于使言语行为研究从哲学家的手中剥离出来，进入了语言学家的观察视野。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先后有美国人类语言学家海姆斯（Hymes, D., 1927—2000）、英国语言学家韩立德（Halliday, M. A. K., 1925—）等人从人际交流切入，把言语行为赖以存在的语境提到至高无上的位置。语境要素的引入标志着言语行为研究观察视角的转换正式开始——从意向转到功能。海姆斯在1966年提出了“交际能力”这一概念，1972年他进一步对交际能力内涵作了阐释，把语境放在枢纽的位置，对语境的构成要素详析为16个，为便于记忆，海姆斯将其缩略为8项，以各项的首位英文字母组合而成“言语情景组成成分”模式——SPEAKING，为语境制约参数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简述如下：

①Setting and scene (S)，背景和场合，指言语行为发生的时空及人文、心理

^① Austin, J. L.,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2, 转引自许国璋. 许国璋论语言.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1. 292~307

^② Searle, J. R., *Speech Acts*,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9, pp. 57~61.

背景；

- ②Participants (P), 参与者、表达者和接受者；
- ③Ends (E), 目标与效果，包括能预期的结果和无法预期的结果；
- ④Act sequence (A), 信息内容与形式，二者表述过程与顺序相关，故归并为“行为序列”；

⑤Keys (K), 方式与风格，指言语行为所“投射”出来的语气、情绪和态度；

⑥Instrumentalities (I), 交际工具，包括言语形式和信息通道；

⑦Norms (N), 行为规范，人际交流中不同的语境参数要求有不同的行为规范；

⑧Genres (G), 言语体裁，指言语类型，或称为语类。^①

海氏以语篇为审视言语功能的单位，以语境为基础概括出表达、指令、诗意、接触、所指、语境和元语言 7 类功能。

韩立德作为系统功能理论的创始人，其思想渊源显然是承接了欧洲的学术传统，对其影响较大的有英国人类学家弗斯 (Firth J. R., 1890—1960)、德国心理学家比勒 (Bühler, K., 1879—1963)、布拉格学派的雅可布逊 (Jakobson, R., 1896—1982) 和英国的文论家理查兹 (Richards, I. A., 1893—1979) 等人。比勒在《语言论》(1934) 中指出语言有描述功能 (representational function)、表达功能 (expressive function) 和呼吁功能 (vocative function)。雅可布逊的《语言学与诗学》(1960) 一文，对比勒的模式进行了发展，扩展为 6 种：

语境，指称功能 (referential function)；

内容，诗歌功能 (poetic function)；

说话人，表情功能 (emotive function) —— 听话人，意动功能 (conative function)；

接触，寒暄功能 (phatic function)；

代码，元语言功能 (metalingual function)。^②

理查兹在《实用批评》(1929) 里，将功能分为表达意义 (sense)、表达感情 (feeling)、表达语气 (tone)、表达意图 (intention)。韩立德融各家的理论精华，站在形而上的高度，把言语功能抽象为纯理功能 (metafunction)。纯理功能可平行分解为概念功能 (ideational function)、人际功能 (interpersonal function) 和语篇功能 (textual function)。值得注意的是，韩立德的纯理功能是与语境紧密连在一起的，而且对纯理功能起着一种导向作用。韩立德的语境由三个要素组成：语场 (field)、语旨 (ten-

^① Hymes, D., Models of the Interaction of Language and Social Life, In Gumperz, J. & Hymes, D. (eds), *Directions in Sociolinguistics*,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72.

^② Jakobson, R., Closing Statement; Linguistics & Poetics, 转引自钱军. 结构功能语言学. 长春: 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8. 142

or)、语势 (mode)。语场指实际发生的言语事件，包括言语行为发生的环境、话题等；语旨指交际的参与者及其关系的各种参数；语势主要指交际媒介及构成话语的结构方式等。^① 这里我们不难发现语境的三要素与纯理功能有着相关性，其中任何一项发生改变，都势必影响纯理功能的三个子项的变化，从而引起不同类型的语体的形成。

四、语言运用的连续体

从对上述各方家理论的研读中，我们领悟深切的是：人类的社会行为→言语行为→言语功能→言语类型→语体是一个连续体，连续体的各节点项的内部，又都是一个按阶列组成的层级体系，体系内横向是平行类别，纵向则是同一聚合类从宏观到微观的序列。言语行为是社会行为的中枢，是社会行为得以发生、存在和运行的原动力，是其本质所在。言语行为的发生，就一般而言都是有意而发，只有自觉与不自觉之分，追求预期的目标则是言语行为的一般特征。行为与功能的区别在于立足点不同，前者是从语用者出发，用语言来“做什么”；后者则是把言语行为视为客观现象，关照点在于“做了什么”。就理论而言，前者着眼于哲学意向，而后者侧重言语效果，所以二者所概括的范畴不同。言语类型则是功能的下位范畴，同一功能可以通过不同的语类来实现。如宣示功能，既可用新闻语类，又可用公务语类，可见语类与功能之间不存在一对一的对应关系。语类与语体也是上下位的关系，但二者有时会出现重合。所以，语体的分类不仅要看功能，还要看其外显结构和内在语义层次。只有将功能与结构、语义结合起来，才是语体划分的正确途径。

第二节 语用共性与言语类型

通常情况下，人际交流之所以能顺畅地进行，参与交际者享有共享知识是其内在条件，而语言运用的共同性（以下简称“语用共性”）则是外在条件。因此，弄请语用共性的参数，找出语言运用间的相同点和相异点，既是语用共性研究的出发点，也是语用共性研究的必然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讲，语用共性研究是言语类型研究的前提。类型研究与共性研究看似矛盾对立的一组概念，实际上并行不悖，两者之间存在着逻辑上的互补关系。^② 语用共性研究所关心的是找出人们在语言运用中的共有特征，而言语类型研究所关注的是从普遍性的特征中发现差异，从中归纳出不同的类别。鉴于语言运用的领域不同、语言使用者自身背景的纷繁，其在使用语言时呈现出参差轩

^① 参见朱永生，严世清. 系统功能语言学多维思考.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17~43

^② 详见丁金国. 语用共性与风格类型. 修辞学研究 (7).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 104~108